

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药王庙现状调查与分析

唐禄俊, 熊益亮, 梁秋语, 苑云童, 马焰瑾,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药王”是道教和民间对古代名医的尊称和神化, 不仅是宗教与民俗的结合, 更是中医药文化的体现。著名的药王有春秋时期的扁鹊, 东汉的邳彤、张仲景, 三国的华佗, 唐代的孙思邈、韦慈藏, 明代的李时珍等。因时代变化、地区差异, 药王庙供奉的药王有所区别。分别介绍东药王庙、南药王庙、西药王庙、北药王庙、平谷药王庙、丰台药王庙、昌平药王庙、密云药王庙等北京药王庙的历史沿革, 并分析现存平谷、丰台、密云药王庙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药王人物及精神的文化内涵, 并提出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的建议。促进中医药、道教、旅游三者的结合, 不仅可以丰富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 拉动首都旅游业的发展, 更能传播中医药文化。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 药王庙; 孙思邈; 医药信仰

中医药凝聚了中国几千年的医药实践智慧, 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作为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中中医药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清以来, 北京积累了数量可观的中医药文化古迹, 它们可分为名医故居、老字号品牌、庙宇三类。中医药文化古迹是中医药文化的物质载体, 大众可以通过它来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与旅游结合是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通过本次对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药王庙的调查, 希望能对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 传播中医药文化,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有所裨益。1) 补充北京地区中医药文化资源整理、挖掘的不足, 同时进一步完善北京中医药文化的部分历史——道教医药文化篇章。2) 通过调研考察, 发现已有旅游资源的新姿态——中医药文化旅游, 从而增加现有资源的文化内涵。3) 真实展现中医药文化对民众的影响, 使民众能够接触到正确的传统中医药文化, 从而提高人文素养及文化自信, 并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1 历史沿革

药王信仰在明清时期十分普遍, 全国各地都有

药王庙专祀。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 不仅是一座文化名城, 更是药王祭祀活动的核心城市之一。据《乾隆京城全图》记载, 当时的北京有大小药王庙 10 余座^[1], 市内有东药王庙(东直门内 16 号)、西药王庙(西皇城根 24 号)、北药王庙(旧鼓楼大街北)、南药王庙(崇文门外东晓市街)等, 市郊区有平谷凤凰山药王庙、丰台看丹药王庙、密云古北口药王庙等。内外城有名的四座被称为东、西、南、北药王庙, 皆建于明代, 北药王庙时间最早, 东药王庙次之。现分别梳理明清以来北京较著名并有文献记载的药王庙如下。

1.1 东药王庙

东药王庙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 俗称“药行会馆”。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药王庙, 一在北城日中坊, 嘉靖二十五年建。一在积庆坊, 万历三年太监冯保建, 上赐额普济药王庙, 被庭施药于此, 参政刘效祖记。”《宛署杂记》中所说的积庆坊药王庙就是东药王庙。清代吴长之《衰垣识略》也记载了东药王庙, 曰“福世药王庙在东直门内街北, 明万历有御制碑”。《老北京旅行指南》描述此庙“院中竹影摇青, 苔痕带碧, 于古色古香之古刹中, 隐然有仙山之象。昔时香火之盛为四药王庙冠”^[2]。

民国之后药王庙逐渐冷落, 1937 年调查时只有一位住庙道士白贤珍^[3]。1985 年调查时, 山门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6JDL003)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及各殿尚存,万历碑已无下落,该庙刻有“敕建福世普济药王庙”等铭文的大钟已移至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2001 年仅余山门和寝殿,庙门已重修。2002 年拆除了寝殿,同年 10 月 30 日出土了额篆“敕建东药王庙碑铭”,落款为“大明万历岁在丁巳孟秋吉日立”的万历石碑。目前山门为按原样复建的砖石结构,石券门、匾额为明代原物^[1]。现今东药王庙遗址仅存复建山门一座、残碑一通、二级古槐一棵。

1.2 南药王庙

南药王庙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山门门额镌刻有“敕封药王庙”。南药王庙在今北京市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路北。药王庙共有三层大殿,第一层大殿为药王殿,西阁三间,东西两侧配殿各三间。正殿(药王殿)布局为伏羲、神农、黄帝塑像,其左下方供奉的是孙思邈,右下方供奉的是韦慈藏,大殿之内两侧分别供奉的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十大名医,即三皇时期的岐伯、雷公,秦代的扁鹊,汉代的淳于意、张仲景,三国时期的华佗,晋代的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唐代的李景和^[2]。

明代刘侗、于奕正同撰《帝京景物略》记载了这座庙的地址、供奉人物、布局,曰“天坛之北药王庙,武清侯李诚铭立也。庙祀伏羲、神农、黄帝,而秦汉来名医侍,……左次:孙思邈,曾医龙子,出《千金方》于龙藏者。右次:韦慈藏,左将一丸,右蹲黑犬,人称药王也。侧十名医:三皇时之岐伯、雷公,秦之扁鹊,汉之淳于意、张仲景,魏之华佗,晋之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唐之李景和,盖儒道服不一矣”^[3]。清代潘荣陆《帝京岁时纪胜》还记载了南药王庙节日庙会参拜盛况,曰“拜庙进香者多不得入庙,于神路街外设香池数处,焚香遥拜”^[4]。

南药王庙主要建筑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庙房多被拆除,西部山门以内的主要三层大殿及配殿至今尚完整保存。1979 年后被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占用,1984 年将这座药王庙正式列为崇文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现暂不开放。

1.3 西药王庙

西药王庙又名后海药王庙,位于地安门外什刹海西侧,是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所建,沿堤傍柳,风景甚佳。每逢朔望开庙,烧香者众多^{[5] 300-301}。原庙坐东朝西,有山门、药王殿及配殿。药王殿面阔三间 9.2 米,进深 7.8 米,殿

前有吞廊,大殿内供奉药王孙思邈,殿前原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药王庙记》石碑,此碑现存于五塔寺石刻博物馆。据《泳水亭杂识》记载:“药王庙,天后中魏忠贤所建,落成时,帝伽奖谕,赐赉甚厚,当年必有丰碑,今无片石,盖为人所踣矣”^[6]。该庙曾于清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在药王殿上悬有乾隆御书匾额“利益群生”四字。《春明梦余录》记载“皇城内河来自玉泉山,经高粱桥分而为二,一灌城院,一从德胜水关汇入后湖,至药王庙西桥下流入禁地,所谓西苑太液池也”^[7]。药王庙即西药王庙,因有水环绕,周围风景优美。《燕都游览志》记载了当时西药王庙的周边风景,曰“宜宾初月,万柳沿堤,客多载酒其间,鸥波鱼藻,真长夏时一清凉界”^[8]。《老北京旅行指南》对西药王庙的介绍颇为完备,描述了它的地理位置、周围的环境和进香盛况,曰“庙在地安门外,什刹海西。沿堤傍柳,背水临池。东濒荷花塘,南瞻禁地。荷香与柳馥同芳,水影与云光一色,风景绝佳,俨如图画。游人过此,溽暑全消,曩昔每值夏季,善男信女,烧香者众多,今则远逊从前矣。庙为明权阉魏忠贤所建,现尚完整,为北平名刹之一”^[9]。

但是《京师坊巷志稿》却说这座药王庙是“南药王庙”,曰“地安门外西城根”,“东濒十刹海,俗称南药王庙”。不过西药王庙已经不存在,名字之辨已无意义。

1.4 北药王庙

双寺胡同北侧也有一座药王庙,因位置在京城北部,又称“北药王庙”。北药王庙位于旧鼓楼大街以北,系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建成,庙内有明末宰相洪承畴碑二通^{[10] 284-288}。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明嘉靖中建,有本朝顺治间大学士洪承畴碑二”^[11]。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记载“小药王庙在东直门内路北,北药王庙在旧鼓楼大街。自正月起,每朔日、望日有庙会,市皆妇女零用之物,无甚可观”^[12]。

北药王庙坐北朝南,其规模较小,只有山门和正殿。早年间鼓楼大街北端叫作“药王庙街”,和北药王庙有着直接的关系,1965 年与旧鼓楼大街合并。

北药王庙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规模和以上三庙相比都相差甚远。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圣诞时有小规模庙会。到了民国年间北药王庙基本已被废弃,庙内建筑多数已经坍塌,新中国成立后北药

王庙为民居所用。1970 年北京建设地铁时,北药王庙被拆除。

1.5 平谷药王庙

平谷药王庙位于平谷区金海湖西畔,坐落于凤凰山上。据说早在唐代中和三年(883),修行道人发现此处风水格局适于修行建庙,便于凤凰山初建庙宇。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重修药王庙宇并于凤凰山南侧扩建回乡亭、戏台、山门、钟鼓楼、祖师殿等,面积是原来庙宇的数倍之大。

20 世纪 50 年代初大殿尚存,并存 5 通石碑,碑上刻有建庙时间,山门上有“药王庙”匾额。抗战时期郭家屯据点的日军拆毁戏楼及部分山下庙宇,1947 年毁掉神庙,“文化大革命”期间拆毁山上庙宇。2006—2007 年在区县及社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修缮了药王庙大殿和部分厢房,并命名为“凤凰山药王庙文化园”。2008 年底经政府部门批复为合法道教活动场所,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供奉药王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大殿内供奉泥塑三皇坐像,神农居中,身穿树叶、头长犄角,三皇塑像东侧供奉药王孙思邈,西侧供奉药圣张仲景,东侧山墙绘有华佗、李时珍等 10 大名医像。凤凰山 200 米处建有一座戏楼,半山腰有碑楼和关公庙,正对药王庙(注:平谷药王庙资料由常高禄道长提供)。

1.6 丰台药王庙

丰台药王庙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看丹路,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地“老会”集资重修。《宛署杂记》记载“看丹”以前可写作戡滩村、看滩村、看丹村,明朝的看丹村是卢沟河的河滩地,到清初已改称看丹。《天府广记》记载“卢沟河……经太行山入宛平县界,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看丹村因有药王庙而著名。民国二十六年(1937)再度重修^[1]。

新中国成立前该药王庙基本被废弃,庙内建筑多已坍塌。新中国成立后该庙多为民居所用。1984 年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北京市和丰台区两级政府拨款 240 万元,重修药王殿、三皇殿及部分配殿,修缮面积 280 平方米。同年被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丰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基地,还恢复了药王庙会。

1.7 昌平药王庙

西沙屯村药王庙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西沙屯村,历史比较悠久,昔日颇有名气。《光绪昌平州志》记载了此座药王庙。《北京市昌平县地名

志》记载显示,西沙屯村药王庙始建于宋代。庙宇原有山门、边门,三进院落,有前殿、中殿、配殿、戏台、正殿等。1958 年昌平区首次开展文物考察时,药王庙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主要建筑被毁,目前仅留有山门、西配殿、正殿和中殿基座山墙、配殿山墙,庙内还有一通康熙年间的重建碑以及古槐树、古楸树。2003 年 7 月,西沙屯药王庙被列入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该药王庙现暂不开放,庙内杂草丛生,殿内神像已无。

1.8 密云药王庙

密云古北口药王庙比较特殊,是一座古代建筑群,总称“药王庙”,包括药王庙、关帝庙、龙王庙、观音阁、戏楼、抱厦、牌楼等建筑。建筑群分为四层:山门前一层,前有琉璃影壁;戏楼、关帝庙、药王庙一层;龙王庙一层;观音阁一层。它们的建造年代顺序是药王庙、关帝庙和戏楼、龙王庙、观音阁。在这四座庙宇之中,药王庙的地位最高。原因有二:1) 药王庙兴建的时间最早,后建之庙皆在药王庙的范围内,新庙虽有名字,但只能作为药王庙的一部分。2) 除药王庙有庙会外,其他几座庙都没有庙会,故药王庙的知名度最大。

药王庙建于明朝初年,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据《崇祯十二年重建古北口药王庙碑记》记载,此庙重建于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完工于崇祯二年(1629),庙内供奉有十二位神仙,主供药王孙思邈。碑文云“万历三十年间,玄子吕真明者,住持于是,亟重修为任,……崇祯二年己巳二月之吉至明年庚午十一月落成,……其中龛为敕封孙真人、张二真人;东西塑雷公、王叔和、皇甫士安、张仲景、华佗、扁鹊、仓公葛仙翁、惠应王、张真君、留守刘真君十大名医……”^[2]。

1966 年药王庙、关帝庙、牌楼被拆毁,仅关帝庙山门戏楼保留。药王庙戏楼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是密云仅存的古戏楼之一。1983 年 9 月,密云县人民政府公布古北口药王庙戏台为县文物暂保单位^[4]。

2 生存现状

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的药王庙现今境遇惨淡,仅存平谷药王庙、丰台药王庙、密云古北口药王庙。南药王庙还存在主体建筑,北药王庙、西药王庙、门头沟药王庙皆无建筑,其中门头沟药王庙仅余一颗古松树,东药王庙还存一棵古树、一通石碑、一座山门,大钟已被转移至大钟寺保存展览。

除药王庙以外,北京其他著名宫观也设有药王殿,例如,白云观的药王殿,原名“宗师殿”,殿内奉祀孙思邈、华佗(右)、张仲景(左);东岳庙的药王殿,东供药圣华佗,西供药王孙思邈,两侧为十大名医。另外,丫髻山、妙峰山等地都有药王殿。妙峰山上的药王殿中供奉的是扁鹊,无左右神。值得一提的是,妙峰山、丫髻山等地娘娘庙中还有“王奶奶殿”,所供奉的王三奶奶是一位区域性俗神,亦主医药。

2.1 平谷药王庙

平谷药王庙建筑面积约 230 平方米,有山门、正殿、东西庑殿等,院落小巧精致。药王正殿中供奉着三皇和药王(左为孙思邈,右为张仲景),左右侧殿供奉慈航真人和关帝圣君,庑殿四壁绘有二十四孝图。山门内两侧墙壁上题有孙思邈《千金方》中常用的药方 100 首,方便香客取用。此庙组织画家、书法家、道众等成立了北京药王文化艺术研究院,这是北京首个专门研究药王文化的团体。

作为北京地区供奉药王的唯一合法宗教活动场所,道众始终坚持道祖训:医德济世、服务众生。2009 至 2016 年期间,药王庙共组织大小义诊 13 次,并多次在其他地区的灾害事故中送去帮助。药王庙庙会每年农历五月初一。2018 年传统民俗庙会于 6 月 14 日举办,参与人数超过两万。

2.2 丰台药王庙

丰台药王庙坐东朝西,寓意药王守望故土。药王庙山门外的古槐树已有百年树龄,药王殿内药王孙思邈塑像居正中,殿内两侧墙上绘有药王采药、坐虎针龙、为百姓治病的壁画。药王像的右侧是送子娘娘,左侧是眼光娘娘。药王殿的北配殿现已无存,建有北配殿遗址石碑标志。药王殿院内有石碑四座,正后面是三皇殿,分别供奉尝百草的炎帝神农氏,演八卦的太昊伏羲,造舟车的轩辕黄帝。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庙会,庙会持续三日。

2.3 密云药王庙

密云古北口药王庙的格局是“两步三庙”,实际是三庙加一阁,外加明初古戏楼,西侧是关帝庙,右前方是龙王庙,右后角是观音阁。牌楼正面书写“慈显济民”,北面书写“灵彰泰运”。目前药王庙、观音菩萨庙、戏楼已修复,但其壁画已不存在。关帝庙与龙王庙尚未完全修复,药王庙出入口在第一层,上面二层是大戏台。

药王庙正中供奉神农氏(面向南),东侧扁

鹊、张仲景,西侧华佗、孙思邈。该药王庙的祭祀日期是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五月初二结束。现今的古北口镇传统文化庙会已不是纪念药王孙思邈,而是纪念民族英雄杨继业。此庙会从 1992 年开始,每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举行,参加人数最多时超过三万。

3 文化内涵

3.1 药王人物

药王是道教千百年来重要的民俗神仙之一,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信众。药王的原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名医或传说人物,一般来说,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信奉的药王人物有一定的区别。著名的药王人物有伏羲、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孙思邈、邳彤(皮场大王)、韦慈藏、韦善俊、韦古道、吕洞宾、李时珍等。上古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据传伏羲疗民疾(制砭石),神农尝百草(《神农本草经》),黄帝著医书(《黄帝内经》),百姓感其恩而祀之,因此,他们被称为“医药之祖”“医王”“药皇”,地位比一般历史名医人物演化而来的“药王”要高。但从民间信仰基础来说,可能对名医药王的知晓度高于三皇,有时候还会混淆称之。

从元朝开始,北京就有祭祀三皇的官方活动。如《元史·志第二十七·祭祀五》记载“郡县三皇庙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3]。元成宗贞元初(1295),朝廷下诏命各地通祀三皇,由当时的名医主祭,其礼仪如祭祀孔庙,非常隆重。

明清时期是古代北京医药之神祭祀的黄金期,祭祀的医药之神有三皇和历代名医。清朝康熙时期陈梦雷所著《古今图书集成》引《畿辅通志》曰:“顺天府药王庙,祀伏羲、神农、黄帝,而秦汉来名医侍”。

明朝洪武年间因礼制规格之争而暂缓祭祀,永乐年间重建三皇庙,并恢复了祭祀三皇与名医的活动,正德二十一年扩建了三皇庙的规格。《明史·志第二十六》记载“明初仍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洪武元年令以太牢祀。二年命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左右配,俞跗、桐君、

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十大名医从祀。仪同释奠。四年帝以天下郡邑通祀三皇为渎。礼臣议“唐玄宗尝立三皇五帝庙于京师。至元成宗时，乃立三皇庙于府州县。春秋通祀，而以医药主之，甚非礼也”。帝曰：“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汨于药师可乎？”命天下郡县毋得褒祀。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成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雄奏也。嘉靖年间，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其从祀，东庑则僦贷季、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师、桐君、雷公、马师皇、伊尹、扁鹊、淳于意、张机十三人，西庑则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孙思邈、韦慈藏、王冰、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十四人。岁仲春、秋上甲日，礼部堂上官行礼，太医院堂上官二员分献，用少牢。复建圣济殿于内，祀先医，以太医官主之。二十一年，帝以规制湫隘，命拓其庙”^[14]。

《清史稿·志五十九》中记载清朝时期三皇庙主殿供奉三皇，而东西庑中供奉的名医与明朝相比发生了细微变化，如神像数量增加、东西殿内神像布置调整。如上所述，明朝东西侧殿供奉的名医有二十七位，清朝在明朝基础上增加了一位少俞，还调整了东西配殿的名医人物安排。原文记载“群祀先医，初沿明旧，致祭太医院景惠殿，岁仲春上甲，遣官行礼。祀三皇，中伏羲，左神农，右黄帝。四配：句芒、风后、祝融、力牧。东庑僦贷季、岐伯、伯高、少师、雷公、伊尹、淳于意、华佗、皇甫谧、巢元方、韦慈藏、钱乙、刘完素、李杲十四人，西则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扁鹊、张机、王叔和、葛洪、孙思邈、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十四人。礼部尚书承祭，两庑分献，以太医院官。礼用三跪九拜、三献。雍正年间，命太医院官咸致斋陪祀”^[17]。

从这些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清以来，三皇的地位最高，享主殿；名医次之，享东、西配殿。北京药王庙祭祀的人物基本是明清史书中提到的三皇和历代名医，而药王庙的兴盛算是明清官方祭祀三皇活动的余热。

现今北京所存三座药王庙祭祀的药王均是孙思邈。平谷药王庙的药王殿是三皇和药王同祀，三皇居中，其左为孙思邈、右为张仲景。丰台药王庙设有三皇殿和药王殿分开祭祀三皇和药王，其中药王殿祭祀的药王是孙思邈，但左右的神像配置不合

理，并非药王人物系列，若按照合理配置，药王左右的陪侍可能是扁鹊、张仲景、华佗、韦慈藏、李时珍等。密云药王庙正中供奉神农氏，东侧扁鹊、张仲景，西侧华佗、孙思邈，与丰台、平谷药王庙神像布置有所不同。

3.2 药王精神

药王人物皆是名留青史的大医，不仅医术被世人称赞，医德更是被后世传颂。药王信仰的核心在于医德之美——药王精神，即重“生”，求“精”，修“德”，致“情”。

“生”是道教、中医药的核心信仰。生，即生生不息，源于《周易》。《易传》云“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汉书·艺文志》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这些药王人物多为道医，不仅是一名医生，更是秉承天道而行的修行者。《道德经》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而医者的天职就是为生命保驾护航。在药王人物的救死扶伤行为中完全体现了“生命最珍贵”的真谛。

“精”，医术之高也。以孙思邈为例，他讲究医术精益求精，提出大医如何习业，如《备急千金要方》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18]。

“德”，医德之尚也。药王人物不仅在当时为人们解除疾病痛苦，更以高尚的医德在民间深得信仰，例如孙思邈。古代性别、门第之见突出，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孙思邈对待病人从无偏见，一生践行众生平等宗旨。他更无男女等级之偏见，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首次主张治疗妇女儿童疾病要单独设科，首先论述妇、儿医学，声明是“崇本之义”。他还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并将其置于《备急千金要方》之首。自他开始，后世医家更加重视研究妇、儿科疾病的方药。孙思邈关于医德的论述就是他自身行为的真实写照，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

亲善友, 华夷愚智, 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虑吉凶, 护惜身命。见彼苦恼, 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一心赴救, 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反此则是含灵巨贼”^[13]。

“情”, 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人人都希望身体健康, 然而疾病的威胁时时存在, 为了家人而去祭祀医药之神是人们重情之心的体现。正常的宗教行为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 对医药之神的信仰不仅表达了对德艺双修的古代大医的赞美之情, 更表达了对未来大医者的期待之情, 因此, 习医之人需以医药之神为榜样, 不断精研医术、恪守仁德, 以减轻治愈患者的痛苦为己任, 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 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的建议

北京的医药之神信仰传统较为浓厚, 同时为了保护历史古迹, 传承文化, 现今对道教宫观的保护和修复力度都大大提高, 不少道教宫观都可以提供医药信仰祭祀。再者, 北京是多民族交汇之地, 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医药之神的信众。此外, 国家保障宗教自由, 注重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如此则不仅丰富了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 更推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目前来看, 中医药文化旅游过于专注医药本身, 所用的基地多数不具备历史文化积淀。中医药文化旅游的定义不应该是狭义的中医药文化, 而应当是广义的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旅游线路过于专一, 与其他文化景点的结合并不完善。根据这一点, 特拟定以下建议。

首先, 中医药文化旅游需要增加内容。中医药文化旅游需要结合其他旅游资源, 例如涉医道教宫观。中医药和道教关系密切, 千百年来它们不断从对方汲取自身所需营养, 而道教医药就是宗教与中医药的结合体, 储藏了养生智慧。道教与中医药同源、同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者在价值理念上是共鸣的, 均强调尊生济世、顺应自然。医药之神的信仰是宗教与中医药的又一次结合。这些医药之神的信仰或是在综合性道观专设一殿祭祀, 或是专庙祭祀。中医药文化的旅游现状尚可, 但略显后劲不足, 应当增加内容, 这个新增内容就是医药历史古迹。北京作为道教色彩浓厚的城市之一, 拥有的宫观数量非常可观, 现存著名的有白云观、东岳庙、火神庙、真武庙、娘娘庙、药王庙等, 这些宫

观不仅名气颇大, 文化内涵深厚, 设施齐全, 还拥有一定的旅游量, 可以支持中医药文化旅游事业的开展。

其次, 突出涉医道教宫观的中医药文化色彩。道教医药与中医药的最高旨趣相同, 同样是护佑生命, 虽有一些尚需确认的知识, 但它的天、地、人和合的理念是出色的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之法。然而道教是出世的宗教, 虽然也以行天道为己任, 但不如佛教普世。道教宫观需要让自己变得容易接近一些, 而方法之一就是传播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它的文化比纯道教之理更容易被民众接受。涉医道教宫观一般历史较为悠久, 这一点是现今刚建立的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所不具备的。而当今的宫观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利用或是刚起步, 或是尚未开始, 故而可以在现有的道观中设置中医药义诊、养生讲座、功法修习等吸引游客, 增加自身的文化内涵, 也可拉动旅游, 同时实现传播中医药文化和经济效益的目标。

再次, 要想实现中医药文化旅游与道教文化旅游的结合, 必须有专业人才的配置。我国不仅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来保证中医药发展, 同时也在充分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医药、道教、旅游三者的结合是一种新形态, 可以促进旅游业、健康业的发展, 使人们在轻松旅游的同时感受中国传统医药智慧和城市文化底蕴。这对更正自我不健康行为大有裨益, 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健康意识, 但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培养人才。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资料中心. 加摹乾隆京城全国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 [2] 马芷庠. 老北京旅行指南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139.
- [3] 《北京东城年鉴》编委会. 北京东城年鉴(2004)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78.
- [4] 施连芳, 高桂莲. 北京通趣说老北京 [M]. 北京: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8: 244-245.
- [5]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 100-101.
- [6] 潘荣陆. 帝京岁时纪胜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 19.
- [7] 北京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北京志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 [8] 于敏中. 日下旧文考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702.
- [9]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 52.
- 『0』 吴长元. 宸垣识略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156.
- 『1』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61: 55.
- 『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旅游志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55.
- 『3』 李东明. 古北口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98-101.
- 『4』 密云县志编纂委员会. 密云县志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544, 568.
- 『5』 宋濂. 元史 [M]. 阎崇东,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1075.
- 『6』 张廷玉. 明史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838.
- 『7』 赵尔巽. 清史稿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1740.
- 『8』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 1.

Investigation on Temples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Beijing

TANG Lujun, XIONG Yiliang, LIANG Qiuyu, YUAN Yuntong, MA Yanjin, ZHANG Qiche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Famous doctors in ancient times were called respectfully as the King of Medicine by Taoism and folks, which also showed deification. It is not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religion and folklore,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he famous Kings of Medicine include BIAN Qu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I Tong and ZHANG Zhongji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UA Tuo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UN Simiao and WEI Ciza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LI Shizhen in the Ming Dynasty, etc. Due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Kings of Medicine worshipped in different temples are differ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emples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in Beijing, such as Eastern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Southern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Western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Northern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Pinggu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Fengtai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Changping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and Miyun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and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isting temples in Pinggu, Fengtai and Miyun,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spirits of the Kings of Medicine are presented. Meanwhile,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tourism.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aoism and tourism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people,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capital of China, and disseminate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mple of the King of Medicine; SUN Simiao; convi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收稿日期: 2018 - 07 - 31; 修回日期: 2018 - 09 - 10)

编辑: 黄 健

欢迎邮购 《中医杂志》 过刊

1985、1987、1988、1989、1990、1992、1993、1994、1995、1996、1999、2000、2001 年合订本, 每本 100 元, 2002 年合订本 105 元, 2003 年合订本 105 元, 2004 年合订本 115 元, 2005 年合订本 125 元, 2007—2010 年合订本每年 140 元。2011(缺 5、6 期) —2013 年每册 9.80 元, 2014(缺 21 期) —2017 年(缺 3、5、15、18 期) 每册 15 元, 2018 年每册 20 元(缺 5、7、9 期)。2011—2013 年合订本(每年 4 本), 每年 280 元, 2014、2015、2016、2017 年合订本(每年 4 本), 每年 400 元。2018 年合订本, 600 元(共 4 本)。《中医杂志》2006—2008 年增刊每册 40 元。以上免费邮寄, 如需挂号每件另加 3 元。

欲购者请汇款至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收款人: 中医杂志社

或关注《中医杂志》官方微信(zyzgzh) 购买。邮编: 100700, 电话: (010) 64089195。